

元曲管窺



门 焄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津)新登字001号

元曲管窥

门 岿 著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利通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3.125印张 300千字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201-01859-0/K·255

定 价：14.80元

内 容 说 明

本书是作者自 1983 年到 1993 年十年间有关元曲研究的论文选集。内容涉及元杂剧、南戏、散曲兼及诗歌的作家考证、作品分析、理论阐说、版本研究、既有总体的鸟瞰，也有具体的剖析。内容丰富、资料可贵、多有人所未发之见。所选文章多在全国各省级以上报刊或全国性学术会议上发表过，并产生有一定影响者。此次结集又经作者编定，并补充了一些未曾公开发表过的文字。该书对高等院校的元代文学教学，与研究都是一部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著作，对于元代文学爱好者来说，则是一部丰富学识的良好读物。

前 言

元曲是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是传统诗词的承绪,又是新兴戏曲的兴始。元曲的含义不像唐诗、宋词那末单纯,元曲既指一种新诗体——曲词,包括供清唱的散曲词和供扮演的剧曲词;又指一种新兴的戏剧——杂剧剧本;包括曲词、宾白及科范。一般则曰元曲包括散曲和杂剧。元曲比之于传统的诗词更面向大众,它最初并不是供人案头欣赏之作,而是诉诸于大众听觉的艺术。通俗易懂、本色自然是它有别于传统诗词的鲜明特色。元曲属于俗文学范畴,元曲的兴起正是中国古典文学由雅向俗转化发展的标志。

正因为元曲以“俗”为特征,受传统观念束缚的名公雅士们往往对元曲不屑一顾,总觉得它不能与传统的诗词相比并。某些文人虽也染指其间,但他们并不以为意,不过聊作消遣游戏而已。真正致力于元曲者,则多是身处社会下层的文士;对元曲的价值有所认识,并为元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大声疾呼者,也是这些下层文士。正因为他们是下层文士,所以正史对他们的事迹多无记载。第一个全面记载元曲家及元曲作品的钟嗣成,对元曲可谓贡献大矣,然而史亦无其传。尽管正统文士漠视,但由于元曲深深植根于民众,不离其“俗”的本色,它亦自有其强大的生命力。元以后,明清两代继续发展,明清的散曲与传奇一遵元曲为楷模典范,这就使一些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元曲的价值,终于使研究元曲也成为一种学问,一批曲话、曲论相应而生。他们对元曲家及其作品、对元曲的风格、流派、特色及其发展流变进行了考辨、论说,由于他们的努力,元曲的价值逐渐被人们认识,遂公认其与唐诗、宋词可以相比并。

到二十世纪初,由于西方现代意识的传入,人们对中国古典文学用现代方法去研究,更感到元曲的价值不容忽视。随着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的问世,在二三十年代曾兴起一阵子研究元曲热,之后各种文学史、诗歌史、戏剧史都对元曲给予了高度评价。整理元曲的作品,考证元曲作家的身世,论说元曲的成就,种种研究成果纷纷出世。然而由于受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研究开展得并不充分,直到八十年代以后,元曲的研究才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这十余年来问世的关于元曲的研究专著、论文、作品辑录等,可以说超过了以前时代的总和。

我正是在这一研究元曲的高潮中投入到元曲研究的队伍,从1983年到1993年,十年间陆续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和一部专著。这些论文有考证、论辩、评说,有总体鸟瞰,有细微探求,有和同道论争,既吸收、融汇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抒发了一得之见,大体皆能使人增加对元曲的认识,故而颇为同道所重。有些篇章发表后被一再转录,有些同道及爱好元曲的读者来函致意,多人劝我把重要的论文编印成集,以免他们搜求之劳。我思索再三,虽觉得所作未必比同道高明,但也总算是一家之言,或於同道及爱好元曲者可资谈助,遂着手选编。所选大多是在全国报刊和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上发表过的文字,有极少量篇章是第一次公诸于世。所选文章皆基本保留原貌,只对个别文字讹讹之处进行了修订。依内容分为总览和细察两篇。总览者,乃综论元曲及元曲研究总貌的文字;细察者,乃论述某一作家、作品的文字,文章或论元散曲,或论元杂剧。但因任何一种文学现象都不是孤立的,往往一个作家的成就又不是单一的,故所收文字颇多涉有元代诗文者。因元散曲曲词实际上是一种新诗体,有的文章径以“元诗”为题,实则多述

及散曲；杂剧实为戏曲，有的文章径以戏曲为题，然皆论及元杂剧，有些文章的范围或有超出“元曲”二字含义者，然所述皆与元曲有密切关系，这里聊作说明。

本集所收文字在当初发表后，曾得到不少同道鼓励、指教，在这里我深表感谢。此次结集，同道当知我十年来研究元曲之主要心得，虽是“文章得失寸心知”，“字字艰辛非易作”，但敝帚自珍终是敝帚，珍珠蒙尘还是珍珠，要在公论。惟愿同道阅之有以教我。

门 焜

1993 年中秋于知不足斋

目 录

· 总 览 篇 ·

元散曲研究概说·····	3
谈元代的戏曲论评·····	16
兄弟民族对元曲发展的贡献·····	29
元杂剧作家兼作南戏说·····	39
元曲四大家与散曲第一高峰·····	47
元代西域诗人及其创作·····	58
元代蒙古族及色目诗人考·····	68
论元代蒙族诗人的汉文诗·····	80
论元代女真族和契丹族诗人及其诗作·····	92
“录鬼簿”就是“录鬼簿”·····	105
《录鬼簿》的不同版本及其差异·····	108
论元杂剧的宾白诗·····	118
中国古典戏曲批评的“本色论”·····	136
论中国古典戏曲的本色派·····	151
本色解·····	166
论元散曲的本色美·····	170
真定元曲十家·····	184
陕西的元曲家及元曲家在陕西·····	189
漫谈中国古典喜剧的讽刺艺术·····	196
苟延残喘与勃发生机·····	208

· 细 察 篇 ·

元曲家刘时中待制及其作品考·····	213
谈元散曲家刘时中的两个问题·····	231
刘时中待制与刘时中州判考·····	236
才宏学博的散曲家杜善夫·····	239
一代名士杜善夫·····	249
谈元散曲大家张小山·····	254
名留天地,齐鲁一人——关心民生疾苦的元曲家张云庄 ·····	270
苍天负我,我负苍天——评乔吉的叹世曲·····	278
断肠人在天涯——浅论马致远和他的叹世曲·····	284
试论曹德和他的长门柳——兼谈《元曲纪事》中有关案语 的失误·····	291
天津的元曲家鲜于枢父子·····	298
和尚、太保、诗人——元初政治家刘秉忠·····	302
论元代维吾尔族曲家薛昂夫的散曲·····	308
元散曲家王继学仕履考·····	318
元好问与元代文学·····	324
一片伤心画不成——论元好问的题画诗·····	335
论元好问的赠答诗·····	345
论关汉卿的杂剧陈母教子的美学价值·····	362
相国夫人的情爱——论《西厢记》中老夫人形象的典型性 ·····	370
《西厢记》与爱情学·····	376
论王晔和他的《桃花女》·····	385
论古典悲剧《琵琶记》悲喜相映的艺术手法·····	392
元曲家二十人资料点滴·····	398



总 览 篇



元散曲研究概说

由诗及词及散曲这是中国诗歌史嬗变的一条清楚的轨迹,散曲在金元之间兴起,至元代成为一代文体,而后历经明清作者屡屡不绝,遂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第三座里程碑。诗与词比之于散曲,其产生的时间要早的多,可以说在元散曲产生之时诗词都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名家名作如林,因此诗词的研究在散曲产生之时就已经相当充分,特别是对诗的研究著作已可谓汗牛充栋了。散曲相对而言,因为产生的晚,研究起步也晚,散曲经过有元一代的发展,已经步入文学殿堂,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也出现了如马致远、关汉卿、张可久、乔吉等著名的散曲大家和诸多名作,但是由于元代毕竟国运短暂,充其量不过百年而已,这就使元散曲的创作数量及其成就不能和到元时已有一千多年发展历程的诗和四百年发展历史的词相抗衡。况且在元代杂剧又蔚然勃兴,以后明清戏曲小说长足发展,传统诗词势力绵长,散曲只有在这新旧文体的夹缝中艰难地延续其脉,传统的研究家们把目光不是注重于传统的诗词,就是注重于新兴的戏曲小说,散曲研究长久以来就处于一种被冷落的局面。那末是否散曲就不值得研究,就没有什么可研究的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因为散曲既然做为一种新兴的文体从元代以后,存在了六七百年,并且又有成百上千的作家、成千上万的作品传世,做为一种文学现象它也不应被文学研究者所忽视。更何况元散曲又是一代文学代表形式之一呢。

元人罗宗信在元散曲盛行之时就曾言:“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学唐诗者,为其中律也,学宋词者,止依

其字数而填之耳；学今之乐府，则不然。儒者每薄之，愚谓：迂阔庸腐之资无能也，非薄之也，必若通儒俊才，乃能造其妙也。”《中原音韵序》这段论述道出了元人对散曲的认识，也道出了对散曲研究所以薄弱的原因。盖传统儒家观点以诗言志，以词寄情，对于来自民间的新兴文体——散曲，实在他们还未明所以，他们既不屑于创作，又不善于制作，又何能称得上研究呢？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元代，明清以至近代亦大略如此。然而研究薄弱并不等于毫无研究，从元至今可以说一直有散曲研究者对散曲特别是元散曲的作家、作品进行评说，对它们的成就进行探讨。这种研讨工作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对元散曲家生平和创作的探讨

读其曲作，当知其人，只有了解其人的生平和所处的时代背景、生活环境之后，才能对其所写的作品有更深的理解，研究元散曲也必需研究散曲家。在这方面第一个研究家即是元曲家钟嗣成，他所著的《录鬼簿》第一次把元散曲家总列了姓名并做了分期介绍，特别是对元代后期的散曲作家的生平事迹及其交往、创作情况还做了简介，这部分内容是至今了解这些元散曲家的最早的第一手资料，甚至有的还是唯一的资料，弥足珍贵！继而有明初无名氏的《续录鬼簿》对元中叶以后的散曲家的生平和创作情况进行了补充介绍，资料亦是第一手的，不少至今也多是唯一的、极可珍贵的资料。明代还有朱权的《太和正音谱》，除了对元代散曲家开列姓氏，其特殊的研究成果在于对元散曲家的曲作风格一一进行了评说，并且有意对元散曲家以创作艺术成就的高低进行了名次排列，其中的评语和名次排列虽然有不少可以商榷之处，如对关汉卿的评

语和排次就未免过低,但从总体而言,这也是一种开创性的研究,是他阅读了元散曲家的作品之后对各个曲家创作风格进行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所以皆属一家之创见,而这种创见对后世于元散曲家的研究影响甚大,其后明清对元散曲家曲作风格的评述大都没能跳出《太和正音谱》的牢笼,其评判格式还影响了后人对明清曲家风格的评述,大多采取《太和正音谱》式的比喻、形容论断,直到近代对元散曲家的研究才有了新的突破性的进展。

首先是王国维、马廉对《录鬼簿》进行了校注,王国维并从中国戏曲发展史的角度对元代同姓名的曲家进行了初步的考辨,这一考辨即开了对元曲家生平进行考述探究之风,虽然王国维、马廉对《录鬼簿》的注文尚有失误之处,对于元曲家的考辨范围还很有限,其中也有的语焉不详,但其对元曲家考证的开启之功永不可没。稍后有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问世,他从俗文学的角度第一次对元散曲进行了专章论述,对元散曲的概貌进行了全面介绍,作者研读了元明清以来对元散曲的所有重要著述,比较了他们对元散曲家记录的差异,从而开列了一份最详细的元散曲家的名录,然后对其中成就卓著、影响较大的作家如关汉卿、白朴、马致远、刘时中、杜善夫、乔吉、张可久、睢景臣、徐再思、曾瑞卿、钟嗣成等数十人和无名氏的若干著述一一进行了评论,这本身无疑就是勾勒出了元散曲发展史的概貌,约五万字的这一类专章直可视为中国第一部元散曲发展简史。这是近代研究元散曲家及其创作的最高成就的代表。这一时期把散曲做为俗文学进行研究,对元散曲家进行探讨的著述尚有冯沅君、吴晓铃、容肇祖的一些篇章。稍后对元曲家生平考证最力,贡献最大的则是孙楷第。他解放后把自己的零散研究结成专集《元曲家考略》一书,虽然他的元曲家

的含义是宽泛的,既包括杂剧家,又包括散曲家,但其中大部分仍是散曲家。孙楷弟的考证把一些人们只知其名而不知其事的散曲家,和一些历来记载不详的散曲家的生平事迹从诸多文献资料中勾稽考辨出来,扩大了人们对元散曲家的认识。此书影响甚大,至今为研究元散曲和元曲家者不断引用。此外赵景深、张增元的《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从方志中勾勒了一些元散曲家的资料。叶德均、马蹄疾等人也撰文对一些元曲家,包括散曲家进行了考辨工作。这些工作都使人们对元曲家的面目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正是在这些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本人写成了《元曲百家纵论》(18万字)一书,该书第一次对百余位元散曲家做了鸟瞰式的论说,其中不仅有新的材料发现,可以补充《元曲家考略》,而且对散曲家在诗词领域等各个方面的成就都进行了评说,其特点是抓住每个散曲家的成就所在及其为人的某一方面,由一点生发开去放笔纵论,形式如同曲话,内容丰富,文笔简约。对于元散曲作家个体进行专门研究的著述则有杨镰所著的《贯云石评传》,该书全面论述了贯云石的家世及其生平和各种著述,披露了作者发现的贯云石的一些新材料,论证了贯石屏即贯云石,这是对散曲作家进行单体研究很有成就的著述。值得注意的是国外亦有学者专门研究贯云石并有专著问世。(详见王丽娜、杜涿沫《林恩的学术专著贯云石评价》,新疆师大学报1987、3)其他尚有关汉卿评传多种,但主要是从戏曲家角度论说了。关于散曲家及其创作的单篇论文,新中国建立后出现不少,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成批涌现,使对于元散曲家及其创作的研究出现全面开花,蓬勃发展之势,详见文末论文附录。

二、对散曲作品的搜集和整理

元代散曲家知名者虽有百余人,成集者亦有二三十种,如张养浩的《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张可久的《小山乐府》、《吴盐》、《苏堤渔唱》、《今乐府》、《新乐府》、《张小山小令》、乔吉的《惺惺道人乐府》、《乔梦符小令》、《文湖州集词》、《梧叶儿百篇》、《天风》、《环佩》、《抚掌》,无名氏的《自然集》、曾瑞卿的《诗酒余音》,吴本世的《本道斋乐府小稿》,吴仁卿的《金缕新声》,钱霖的《醉边余兴》,顾德润的《九山乐府》,朱凯的《升平乐府》,沈子厚的《沈氏今乐府》,汪元亨的《小隐余音》、《云林清赏》,沈禧的《竹窗乐府》等等,而这些散曲别集除了张可久、乔吉、张养浩及道家《自然集》外大都散失。把散曲家的作品搜集编辑起来供人欣赏研究,在元代即已有人着手进行,著名的两大编选家就是胡存善和杨朝英。张可久的《小山乐府》,曾瑞卿的《诗酒余音》,吴仁卿的《金缕新声》都是由胡存善最早编辑刊行的。他所编的《群玉丛珠》乃是一部总集,或许就是后来流传的《乐府群玉》、《乐府群珠》的蓝本。而杨朝英所编的《阳春白雪》、《太平乐府》则几乎包容了现存元散曲作品的大半,其于保存流传散曲之功可谓大矣。同时人周德清曾讥杨朝英“妄编他人之语”、“妄乱編集板行”、甚至称“其不耻者如是,作者紧戒”(《中原音韵》)。这对于同样做为对散曲研究卓有成就的大家来说实在是一种心地狭窄,见解偏颇的一大缺憾。无疑,周德清的评价是不公道的。元人编纂的总集还有《乐府新声》、《乐府群玉》,彭致中辑的《鸣鹤余音》和无名氏的《自然集》,正是靠着这些编纂家的辛勤劳作,才使后人得以知元散曲创作的概貌。尽管元代编纂家们辛勤搜求,对于散曲家们的

创作仍有遗漏,故明代无名氏的《盛世新声》、《乐府群珠》、张禄的《词林摘艳》、郭勋的《雍熙乐府》,窦彦斌的《词林白雪》,无名氏的《万花集》、《北曲拾遗》,陈所闻的《南北宫词纪》和许宇的《词林逸响》等等一批散曲作品辑录也收留有零星的元散曲曲作。至当代隋树森乃参阅元明清几乎所有曲集和曲谱集经过校订总成为《全元散曲》,书成后又进行了增补,遂使元散曲作品的全貌呈现在读者面前。从元代的胡存善、杨朝英到今天的隋树森,辑录全元散曲的工作可谓断续进行了五六百年,而隋树森从1947年开始编校到1964年完稿出书,其时竟达17年之久,到1986年修订又经过了22年。如今研究元散曲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作品集,研究元代散曲的学者将永远不会忘记隋树森的功劳。

对于散曲作品的辑录、校订、注释,除却隋树森的全集之外,尚有诸多学者进行研究,近代卢前的《饮虹簃所刻曲》和任讷的《散曲丛刊》是在《全元散曲》之前的卓有成效的編集。他们虽然力量不全在于元,而兼及明清,但对元人散曲别集的辑逸校订,他们的劳作成就不能不在元散曲研究史上书上一笔。正如吴梅叙《散曲丛刊》所言:“至于南北词,则学者视为小技,率不措意。间有一二好事者,遴选刊行,往往任意改易,大背作者之意。于是元明以来,竭毕生之力从事声乐者,皆在若存若亡之列……中敏遍翻群籍,晨抄暝书,舟车所至,撰录不辍,昔郭频伽序彭甘亭文,有深谷峭壁夷为唐途之语,今曲苑蹊径,茅塞已久,中敏一为芟荆,得成康庄,俾方车驷马,憧憧往来,不亦大可快耶?”元散曲在三四十年代能够掀起一股研究高潮,是和这些编纂家们辛劳搜集散曲作品密不可分的。任讷还有《元曲三百首》,是一部元散曲小令的选集,共录305首小令,卷末有作家姓氏考略,对作家生平有简要考述。这时还有

陈乃乾辑的《元人小令集》是当时收录元人小令最多最完备的本子,达 3100 多首。1962 年时又有增补。以后刘永济的《元人散曲选》兼选小令和套数,是新中国第一部散曲选读本。八十年代有王季思等人的《元散曲选注》,收录 70 余位散曲家 240 首作品,特点是对每曲都有简明分析,在八十年代普及散曲方面影响甚大。八十年代还有卢润祥的《元人小令选》,萧善因的《元散曲一百首》,王瑛的《元人小令二百首》,羊春秋的《元人散曲选》,宁希元的《元人散曲选粹》,张文潜的《元代散曲选》,满伟恩的《元人散曲》,刘维俊和付正谷的《元散曲选析》。还有一些元明及元明清散曲合选本,这就使八十年代在全国各地从东北黑龙江到南方的广东、西北的甘肃、西南的四川各地都出现了元散曲选读的热潮。这种作品选读的出现,使散曲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冷落再次出现了研读的热潮,并且这种热潮至今一直不衰。元散曲选粹,元曲百科大辞典(包括散曲)、元曲赏析辞典(包括散曲)还将在九十年代陆续问世。同时对元散曲家个人作品的辑录及别集从八十年代也陆续涌现,如胥惠民等人的《贯云石作品辑注》,李修生等人的《乔吉集》,刘益国的《马致远散曲校注》,李修生等《卢疏斋集辑存》,王毅的《冯海粟集辑存》,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元明散曲集刊系列等等。

三、对元散曲创作、演唱理论和艺术特征的研究

元散曲是一种区别于诗词的新诗体,散曲和诗词的区别何在?它的创作艺术特征何在?做为一种能够演唱的曲词,它的演唱情况如何?有什么规律?散曲当日及后世又有什么影响?这一系列问题从元代就有研究者加以注意并有所阐述。比如最著名的有乔吉论述作曲需谨记“凤头、猪肚、豹尾之说”。